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四十九回 舊婢仗義贖屍 孽子褻官伏罪

詩曰：唾壺擊碎燭花殘，時時扼腕羞權奸。
含沙射影陰謀慘，忠良駢首囚狴犴。
村童牧豎衣金紫，城狐社鼠戴峨冠。
擬將富貴同山海，誰知瞬息蜉蝣般。
雷霆一擊冰山碎，妖魘血湛吳鉤寒。
榮華轉眼奮不得，空貽餘臭萬年看。

話說魏忠賢與李朝欽縊死客店，監押的劉應選怕皇上震怒要加罪，遂將忠賢的行李打開，拿了些金珠細軟，勾合了幾個手下人，只說忠賢黑夜脫逃，快些追趕，一行人跨馬如飛而去。那一個監押的鄭帶升再到房內看時，見二人何曾逃走，卻雙雙的吊在樑上。忙驚動了地方鄉保，申報本縣，將解官並隨從人役畜住，一面通報各上司撫按，即刻差官檢驗。差官會同知縣來到南關客店內，卻好錦衣官校吳國安等也到了，見忠賢等二人果然高掛在樑上，公同驗得：「一係太監魏忠賢，屍身長四尺八寸，膀闊一尺三寸，咽喉紫赤色繩痕一條，長六寸，闊五分，八字不交，舌出齒四分。頭戴兜羅絨帽，金簪玉碧圈。身穿綢褂，緞貂皮披風，緞褲、緞靴。一係親隨太監李朝欽。屍身長四尺四寸，膀闊一尺一寸，咽喉紫赤色繩痕一道，長六寸，闊五分八字不交，舌頂齒。頭戴黑絨帽，玉簪金圈，身穿綢褂、麂皮襖，大絨披風、綾褲、緞襪、緞鞋。公同驗明。」又拐得行李內玉帶二條，金台盞一副，金茶杯一雙，金酒器一件，寶石珠玉一箱，衣緞等物，盡行開單報院存縣。隨行人役，交官校並監押官帶回京覆命。一面著地方買棺收殮，候旨發落。

看者須記得，當年生魏忠賢時，他父醜驢向李跛老求課，他曾寫下四句卦詞道：「乾門開處水潺潺。」乾者天也，開者啟也，豈不是天啟的年號？忠賢是天啟三年後纔殺害忠良起的，三年建癸亥屬水，豈不是水潺潺麼？「山下佳人兒自安」。山下一佳字，乃崔字也：人字加個兒子，乃倪字，豈非崔呈秀之與倪文煥等？忠賢一個乾兒子中，惟崔、倪二人用事獨多。「佳人」又隱著客氏在內。「木火交時逢大瑞」。天啟七年丁卯，丁屬火，卯屬木，木能生火。大者崇也，瑞者禎也，豈不是丁卯年逢崇禎即位？「新恩又賜玉繅環」，豈不是新君即位要處他，他便投環而死？禍福字字無差，可見奸雄之生，皆由天數。正是：

奸惡之生不偶然，彼蒼立意其幽元。
誰知一紙羲皇易，參透機微泄後天。
罪托投環，撫按具題不言。

再說崔呈秀回到家中，見邸報上旨意，著他革職聽勘，已知聖怒難回，道：「罷了！會勘就是拿問的先聲了！想當日楊、左諸人進獄，那個是逃得脫性命的？我今進去，誰肯放我生還？少不得受無限的夾打，到不如早些尋個自盡，也免得受那些苦楚！」雖然如此，到底貪生戀財的念頭交戰，心中怎麼捨得就死？當日若不為貪財惜死，到不去做這樣人了。又想起京中埋藏的金銀箱籠尚未發回，這些田產大半是占來的，尚未得清白。家中只有七歲與四歲二子，尚未知人事。長子崔鐸復試，又不知如何？又對著個如花似玉的佳人，如何捨得丟下來？

次日，聽得家人說蕭舅爺回來了，呈秀吃了一驚，問起來，卻是為與地方不安，逃回來的。呈秀道：「不好了，這又要參到我了！」又聽見家人說：「聞得初一日有官校出京，不知為甚事？」呈秀道：「罷了，這必是來拿我的，這死卻捱不去了！」便急急要尋死。

此時侍妾中惟蕭靈犀得壞，又因呈秀抬舉他兄弟做了官，愈覺盡心伏侍。後見兄弟逃回，又怕累及呈秀，心裡卻又不安。見呈秀連日出神，走頭無路，自嗟自歎，他做姊妹的早已瞧透了八九分，遂時刻緊緊相隨。呈秀見他跟得緊，便對他說道：「我今奉旨剝奪勘問，昨聞有官校出京，定是來拿我的。到了京，便有無數的夾打，受無限的苦，少不得也還是死，到不如先尋個自盡。你不要隨著我，你可先收拾起些細軟，趁我在時，打發你回去，尋個好人家去罷。切不可再落煙花，惹人笑罵我。」言畢，不覺淚如雨下。靈犀含淚道：「妾雖出身煙花，蒙爺抬舉，錦衣玉食，受爺的恩，享用已極，怎忍再抱琵琶，重去臉臉向人尋？願隨爺於地下。」呈秀道：「我位至官保，家累百萬，富貴已極。平日所行搖山倒海事也過分了一些。今年已望六，也不為壽夭了，就死也甘心。你正青春年少，正好受享風流，何必也作此短見！」靈犀道：「妾意已定，老爺勿疑。」

是日乃月初四日，二人就在書房中取了酒饌對飲，徨歌慷慨，擊盤敲箸的飲了一會，又抱頭痛哭一回。眾姬妾因平日靈犀得寵，都有些醋他們，總不來理他，任他們苦中作樂。酒畢，二人猶在苦中送別一回，呈秀換了一身盛服，靈犀也換了豔服。先是呈秀向樑上拋過束身的絲縲來，自縊而亡。靈犀候他氣絕了，哭拜過，取下壁上的一口寶劍來，拔出自刎。雖尚有餘息，卻也不能再生了。時賢有詩笑呈秀道：

豸冠驄馬振朝中，恣意趨炎媚上公。
玉帶金魚何處去？只今投閣笑揚雄。
又有詩贊蕭靈犀道：
腥紅片片點吳鉤，義氣應輕燕子樓。
惆悵虞姬當日怨，香魂重為話新愁。
看來崔呈秀枉做顯官，屈己逢奸，反不如蕭靈犀一個煙花婦女，到還曉得捨生取義如此。時賢又有詩弔之曰：
霜鏢稜手自扶，芳名不下石家珠。
尚書枉自為男子，不及平帳女丈夫。

次早，眾侍妾到書房看見，慌忙報與夫人。夫人著次子請了伯父鍾秀來計議，隨即報了本州。趙知州即刻通詳兵備道，隨委了守備來會同知州相驗。只見崔呈秀高掛在書房樑上，蕭氏自刎在旁。眾官吏到不惜呈秀，到個個都贊歎蕭靈犀。二人驗過，回報本道，著本家自行殮殮，撫按具題。

又有人劾客氏與魏忠賢通同陷害宮妃，侵盜庫寶等事。奉旨將客氏拿問。其魏忠賢並客氏家產，俱著太監張邦紹會同廠衛及該城御史等柑點入官，毋得欺隱遺漏。此時客氏尚在宮中，中宮拿來審明，件件皆真，著宮正司重打一百，再發法司勘問。及到刑部監時，早已打爛，已死多時了。正是：

常沐恩光在紫宸，鳳冠珠絨早榮身。
卻工狐媚能移主，自恃蛾眉不讓人。
秦虢風流如草芥，石王富貴亦沉淪。
香魂夢斷圓扉月，縹緲飛依杜宇春。
次日刑部題了個罪犯身故的本。

此時侯國興已監在錦衣衛獄，他的宅子已封鎖了，家人逃個罄淨，沒有人敢來收屍。過了四五日，纔有個婦人到監前問客氏的屍首，那獄官禁子要錢，俱回道：「發出去了。」那婦人跪下，哀求道：「我連日訪得，尚未發出去。如今他家已沒人，他兒子弟姪都在獄中，我是他老家人之奔，念舊主昔日恩義，代他收殮。」向袖中取出兩錠銀子送與獄官。獄官到也罷了，牢頭禁子不肯

道：「幾年的個客巴巴，潑天的富貴，難道只值得這幾兩？」婦人道：「若論平日，就是千兩金子也有；如今都是皇上封鎖去了，連一文也無。這還是我歷年在人家辛辛苦苦積下的幾兩銀子。因念他昔日之恩，纔湊了來代他收殮，如何得有多錢？」眾人還不肯，那婦人只得又拿出一二兩散碎銀子來，眾人纔做好做歹的道：「你到牆外等著。」少刻，牢洞開了，眾人將屍推出。只見面目皮膚都已損壞，下半截只剩一團，血肉淋漓。那婦人見了，放聲大哭一場，買了幾匹綿布，將屍親手緊緊纏好，雇人背去了。你道此人是誰？乃是侯家的秋鴻。侯七不敢出頭，又沒個家人敢來收屍，他只得捱了幾日，纔扮做老人家來代他贖屍。這也是他感恩報主的一片好心。時人有詩贊他道：

知機不復戀榮華，回首山林日月賒。

大廈將傾無可恃，還將巧計返靈車。

太監張邦紹等奉旨籍沒客、魏二家，先將皇城内宅子盡行抄沒。其中金銀緞匹、異寶奇珍俱眼同造冊送進。二人的外宅並魏良卿的宅內金珠等物，各櫥箱箱籠，皆柑點入冊，封鎖送入內庫。其肅寧原籍的家產，傳旨著該撫明具奏。其寧國公賜第，著該城兵馬司撥人看守，待東西事定畝賜功臣。其田莊等，著太監張邦紹等估價變賣，解交內庫，計共四萬五千六百五〇一兩有零。可笑魏忠賢今日乞恩，明日乞賞，克國剝民，何曾畝得一件自己受用？守得一件傳與子姪？何曾畝得寸土自己養身？畝得一間與子姪棲身？後人有詩道得好：

黃金白玉碧瑯聽，取次輸將人大官。

到底卻教輸杜甫，囊中畜得一文看。

客、魏二家抄沒之物，當時那些趨炎附勢的人，置造的金玉器皿上，都鑲著自己的名字進奉，此時已造成冊籍進呈，要畝也難畜得下。又恐皇上見了，傳出去惹人笑罵，這班人好生惶恐羞懼。

又有吳、賈二御史上本劾崔呈秀，奉旨道：「逆奸崔呈秀，交結逆宦，招權納賄，罪惡貫盈，死有餘軸。賊私狼藉，應沒入官。著該撫會同地方官，將一切家產嚴柑明白，造冊繳進。」順天巡撫得旨，即刻馳驛到薊州，率領文武，先將崔呈秀宅子撥兵圍住。誰知家人姬妾已預先聞信，多有拐逃的，也不知盜去多少財寶。各官拐點得東西，二宅內共有銀四萬餘兩，箱籠櫥櫃共一百二〇餘件，外當店二所，本銀二萬兩，當時封鎖。

撫院因參本上論他賊私狼藉，便追他的寄頓。有人等苦告並無別寄，撫院只得把現在的題奏。旨下，著巡城御史率領司坊官役拐崔呈秀在京私宅。眾官到了他私宅，止有空屋一所，看守的家人久已逃去，箱籠大半是空的，只得封鎖了。此時崔鐸正在京候覆試，城上即刻提了來問，用刑恐嚇。崔鐸只得供出東首小房內有埋藏之物。次日，眼同看掘出銀六萬三千七百兩，金珠寶玩一百九〇四件，衣緞絨裘二〇八箱，人參沉香各二箱，金銀酒器五百餘件。城上拐明，造冊覆奏。旨下：「奸惡崔呈秀，賊私既經柑明，著解進內庫。欽此。」後來崔鐸覆試時幸還寫得出來，不過止於禿革而已。

又有都察院司務許九皋劾田爾耕一本。奉旨：「田爾耕職司要地，濫冒錦衣，榮及僕隸，鯨吞虎占，慘害生民，不可勝計，盈室所積，莫非旨膏，不啻元凶之富。侵佔故相賜宅，擅毀先帝御碑，尤可痛恨。著剝籍為民，其家產著原籍該撫籍沒，解交內庫。」撫院得旨，前往抄出他家的金銀珠寶，雖不及客、魏兩家，卻也不減崔氏，一併柑解內庫。不說田爾耕任法害人，詐得財物盡數一空，連他祖父田樂做司馬時掙下的家私，也都抄去了。這個錦衣千戶卻是田尚書的恩蔭，也革去了。數日間連滅三個大奸，不一月內，抄沒三家的家產，這纔天理大明，人心痛快。

又有個江西道御史安某，上疏道：「方震孺以封疆爭論死，耿如杞以不拜生祠幾至殺身，李承恩違禁之罪於親當宥，劉鐸之死冤慘彌天。惠世楊、李柱明皆為無辜，法所當釋。」旨下：「諸臣既然被枉，准俱釋放。劉鐸既有深冤，著提當日問官嚴究。」張體乾忙出揭申辨。刑科奏道：「奸佞媚權，殺人之罪自供甚明，謹據原揭奏聞，仰祈聖明立賜誅戮，以雪沉冤，以正通內之罪。」奉旨：「張體乾羅織之罪既確，著三法司會勘，從復位擬。具奏。」刑部得旨，先著司官會同河南道御史、大理寺寺副，把張體乾、谷應選等一千人犯捉來先問。

張體乾道：「此事捉人是谷應選，定罪是刑部，與犯官無干。」范郎中道：「你說定罪是刑部，只因你的本參重了，到把部中幾個執法的司官冠奪了，如今還亂推麼？掌嘴！」兩邊一齊動手，也不免受用幾個銅巴掌。將眾犯一一夾打成招。呈堂後，三法司又把眾犯提出來重審過，纔擬罪上去道：

會勘得張體乾蓄媚奸之心，逞害忠良之毒手，知魏忠賢素憾劉鐸，遂同谷應選同謀，捏造符書，誣坐詛咒，致使黃堂郡守與曾云龍、彭文炳、劉福等，一時駢首西市。體乾、應選猶揚揚以殺人媚奸，冒非常之擢，真道路為之嗟傷，天日為之愁慘。從來橫誣冤慘，未有若是之甚者。借五人之首領，博一身之富貴，即戮二人於市，尚不足以償五命之冤。察得當日拷審劉福，逼令誣招劉鐸詛咒者，係張體乾，有原疏可據。谷應選為補方景陽，即借搜符帖以成之。二犯雖共謀誣殺，獻媚邀功，而體乾之罪為尤重。張體乾合依反坐律，應斬立決。谷應選例應絞，監候秋後處決。庶情罪各當。孫守貴緝獲假番，事屬可原，應請寬免。

又將前奉欽依及司招，俱載在本上。旨下：「覽奏劉鐸一案，罪織衣冠，駢首西市，獻媚權奸，立斃多命，神人共憤，不可勝誅，張體乾著即處斬，谷應選著即處絞，餘依議。」可笑二人平日殺人媚奸，酷刑煉，今日也不免斬首西郊，同歸烏有。

此時客、魏、崔三犯雖故，罪惡不可不彰，皇上屢下三法司擬罪，刑部又差司官會同浙江道御史、大理寺寺正，將魏良卿、侯國興、崔鐸等提來，細加審問。先叫侯、魏二人上來，問道：「你叔子魏忠賢和母親客氏，內外交通，陷害裕妃，革退成妃，逼逐皇親，搖撼中宮等事。」二犯俱推道：「這事屬宮禁，犯官等實不知情。」又問良卿道：「那矯旨打死萬，逮繫楊漣、左光鬥、周朝瑞、魏大中、袁化中、顧大章、王之采、周宗建、繆昌期、夏之令等，先後斃於獄；又唆使李實上本，捏參高攀龍等，以致高攀龍自溺，周起元冤死，你有何說？」良卿道：「這都是我叔子做的事，犯官一字不知。」又問他以詩句陷劉鐸，立斃五命，誘吳天榮首告家主，以致吳養春全家冤死。又將吏部尚書張問達誣賊追比。又將耿如杞、唐紹堯等誣賊問罪。良卿道：「這雖是我叔子不是，卻也因外邊迎合誣奏所致，與犯官無干。」又問他：「多養死士，陰謀不軌，遍置心腹，以便呼應，可是有的？」良卿纔無言可對。

又叫崔鐸上來，問道：「你父結拜義父，計殺高攀龍；假借門戶，排陷忠良，怨蘇繼歐勒令自盡。移邱志充賊銀陷害李思誠，聞母喪不請守制，不由會推竟轉兵部，又將親弟越升總兵，樂戶蕭惟中補密雲都司，妄稱功德，廣建生祠，濫冒邊功，妄叨恩蔭。」崔鐸也只推：「是父親做的事，犯人俱不得知。」問官道：「你們當日享榮華富貴，冒膺封爵時，也道不干己事麼？就是你等若不父母，是為子孫計，怎肯下這樣毒手？你們想是要嚼嚼各樣的刑具哩。」三人聽了，都怨恨起父母叔子來。

侯國興道：「你們的父叔還是個男人也罷了，我母親是個女人，何苦也做出這樣事？我實是一字不知，這冤從何處伸去！」崔鐸道：「這也說不得了，當初勘問楊、左諸人時，那個容他分辨的，這也就是個還報了。」良卿道：「我本是個鄉農，叔子止蔭個中書與我罷了，他們外官要奉承我叔子，今日請封侯，明日請封公，都是他們請功受賞與我，到今日又要我死了！沒得說，請定個罪等我們書招罷。」問官依律擬定罪，具招呈堂。

又將侯、魏盜寶一案提出，二人隔別嚴審。二人猶自強辯，問官道：「天以出自內庫寶物，俱一一載明冊上，便是真贓實證，如何賴得去？」叫都夾起來。二人受不過刑，只得畫供，立案具本題覆道：

會勘得魏良卿市井擁奴，逆托猶子。值忠賢竊柄之日，膽大包天；乘爵貴聞味之秋，榮張蓋世。顏面五等，有何汗馬奇勳！冒爵上公，已犯刑書重辟。而且內結妖婦，表裡為奸；外構國興，朋比共濟。盜內藏歸私橐，則竊帑竊珍，隱然有竊國之勢；視祖制若弁髦，則無章無法，居然存無上之心。幸遇皇上憲天為刑，既殄四凶之惡，與眾共棄，宜昭兩觀之誅。魏良卿除文職，非有大功奇勳輒封公侯者，罪當斬不坐。外良卿、國興俱應照擅盜內庫物、乘輿、服御例，律應斬，立決。至客光先、客豎揚、楊六奇等，

或借假兒之威，毒流鄉國；或仗婦寺之勢，殃及忠良。濫冒續貂，冠羞沐猴久占；磨牙奮爪，翼添餓虎饑鷹。所當發往煙瘴地方，永遠充軍。特題。

批下本來道：「魏良卿市井傭奴，冒叨上爵，全恃妖婦逆托，表裡交通。僭竊無等，陰謀叵測。侯國興、崔鐸既問明，著與張體乾等一併既行處決，餘依議。」□二月二□日，命下。次日，交眾犯斬首西郊。魏良卿時年三□，侯國興年僅□九。這纔是：

妖魔小丑竊冠裳，佩玉橫犀立廟廊。

終是難逃三尺法，卻將頸血濺魚腸。

正是：

蔓草幾年承雨露，冰山一旦碎雷霆。

畢竟不知侯、魏等人伏誅後，彪、虎並假子等又是如何處治？且聽下回分解。